

小汗
叢書
民族英雄評傳第九集

平倭名將戚繼光之生活批評

稽翥青著

上海汗血書店出版



汗血小叢書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
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再版
 民族英雄
 評傳之九 平倭名將戚繼光之生活批評

(全一冊)每冊定價大洋三分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 者 稽 翥 青
 發 行 人 劉 達 行
 發 行 所 汗 血 書 店

地 址 上海白克路同春坊三十七號
 電 話 九五九四二號
 電 報 掛 號 六〇六四號

平倭名將戚繼光之生活批評

目次

- 一 引言
- 二 少年之刻苦
- 三 壯年之功業
- 四 暮年之涵養

平倭名將戚繼光之生活批評

一 引言

語云：『芝草無根，澧泉無源』。人貴自立。又云：『戶樞不蠹，流水不腐』。以其不安。易云：『君子自強不息』。孫中山先生云：『人當立志做大事』。這一類歷史上過去格言，並非理想激勵，實有事實彰明。無論何事，從無有以『守株待兔』主義而能成功者！在歷史上凡屬做出轟轟烈烈大事的人物，莫不由刻苦自勵，而出人頭地。處今日環境中，一般人所極應奉爲模範人物者，莫外於戚繼光。明朝自洪武以

至嘉靖，倭寇擾亂沿海各省，歷二百餘年，卒爲戚氏掃平；後又鎮守薊門，使關外夷虜，不敢正窺中原。戚氏死後，餘威遺播，邊疆康靖，約五十年。衡以今日時勢，倭寇之蹂躪我國邊防，以及偽醜之擾我華北，何異當年之危殆！『聞鼓聲而思將帥』，在歷史上尋一生活足爲今世民衆模範者，捨戚氏而外，別無他人。爲景仰戚氏之故，爲希望中國志士繼戚氏而起之故，不得不將戚氏一生事略，陳述於國人之前。

二 少年之刻苦

戚氏爲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，字元敬，號南塘，晚號孟諸，世家東弁，明嘉靖七年，生於濟寧南六十里之魯橋，其父景通爲山東都司，指

揮備倭諸軍事。繼光九歲時，於入塾之後，融泥作基，削竹爲桿，剪紙爲旂，聚瓦石爲營陣，縱橫變幻，頗極狡思，識者觀之，多謂有風雲龍蛇變化之態。其妹及鄰兒，見其旌旂營壘之勢，每喜據而有之。繼光深以爲苦。一日，往荒野捕得一蛇，一手持頭，一手持尾，蛇盤曲不已，張口作噬人狀，乃以之撲其妹，其妹大驚，號呼而逃。羣兒亦作鳥獸散。自是以後，羣兒莫敢與抗。繼光乃編羣兒爲伍，執竿爲槍，刻木爲刀，指之曰東，則東。曰西，則西。儼然一陣伍也！鄉人見而異之，曰：『此小將軍也。』蓋其髫齡時代，已日與筆墨刀槍爲伍，後來成爲一代名將，建立數千載未有之功業，實爲其少年時生活環境所養成也。

繼光十二歲時，其父景通以居室墮圯，命工建四戶兩楹以爲居

所，工人語繼光曰：『公子可請爲十二戶，以增觀瞻。』繼光信其言，而請於其父，景通叱曰：『爾小子何得貪營華屋，爾能立身守此，以奉祭祀，聚族於斯，使吾不得罪於先人，足矣！不然，卽此四戶，亦將不保。』繼光大驚，因問曰：『立身何在？』其父曰：『在讀書，讀書在識忠孝廉潔，否則無用！』卽書此四字與之。繼光懸於壁，晨夕對之而揣摩。計其一生，無論巨細，必親臨之。其殲滅倭寇，追殺賊匪，未嘗一日寧居，未嘗一日不與筆墨刀槍爲伍，未嘗一日忘其君親。其所作橫槊稿，愚愚稿之字裏行間，無處不流露其忠孝之至性。其鎮守薊門時，築一堡壘，必躬自督工，製一刀箭，必親自查視。逝世之日，妻妾子嗣，竟無以爲葬。自服官以至蓋棺，無一日離却忠孝廉潔之環境，觀其聽匠工之言，請益十

二戶之舉，可知人生之後，無善惡，無是非，所賴者，家庭之教養耳！其使父存溺愛之心，或聽其言而益之，或不益而用好言以慰之，或置之而不答，則繼光未必能得到忠孝廉潔之深刻印象。其父利用其時而嚴勵以教之，豈但爲當時名臣，實爲一代慈父！孟母三遷，不是過也。

繼光十五歲，以經術鳴於時，十六歲，鄉人見其父景通窮困益甚，每謂繼光曰：『爾父孝廉，以何物遺爾兄弟？』事爲景通所聞，呼繼光至而問之曰：『爾信人言，以余無所遺於爾耶？吾所遺爾者，貯之帝所，爾忠於帝，富厚甚矣！』繼光頓首以謝曰：『大人所遺，高高在上，兒當謹守，絕不患盜。』蓋他年之殲平倭寇，十六歲時已蓄謀大志。

十七歲時，其父鬻隴右別墅，得銀予繼光，命之入京襲官。臨行時，

鄰右送之，其父曰：『吾家產變賣盡在於此，爾須慎用。』繼光曰：『兒當求增益，安敢浪用大人遺產。』鄰右均驚其言。繼光去，其父卒於家，繼光襲官歸，旦夕哀號，借貸糊口，乃考其父之事蹟，紀之以傳於後，追遠孝思，無愧色矣！自是以後，母子三人，相依爲命，而繼光之生母王氏已逝。嫡母張氏，年邁。繼光在十歲時，家庭之瑣碎工作，以至炊洗諸事，卽均由繼光任之，而生活之所需，又須繼光經營之，迄至十八歲，張氏乃爲之娶婦，以主中饋。

娶妻以後，家事稍卸仔肩，乃從事讀書，有梁中谷先生，憫其貧，惜其才，日枉教焉，不受贊修。繼光日備餐留膳，梁正色謂之曰：『吾希望爾繼父之志，爲忠孝廉潔完人，故日來教汝，爾一貧至此，猶備膳以待，

非吾志也。』乃力命撤之，枵腹以去。繼光感泣，旦暮苦讀。賦詩以明志曰：『小築暫高枕，憂時舊有盟。呼尊來揖客，揮麈坐談兵。雲護牙籤滿，星含寶劍橫。封侯非我意，但願海波平。』蓋繼光於此時已立志盪平邊寇，不事功名矣！

三 壯年之功業

繼光二十一歲時，奉命督六郡良家子弟戍守薊門。時繼美年僅十七，繼光妻爲之娶婦，詎新婦李氏，年幼無知，而繼美又復不知人事，家庭之間，竟致失歡。繼光賦詩以明己志云：『四瓜猶畏摘，兩瓜更何如？一摘瓜分半，再摘蔓且除。家家有南畝，毋使婦人鋤。』繼美大感慟，

勸導其妻復和好如初。次年，中式山東武舉鄉試。二十三歲，俺答由古北口長驅而入，犯密雲順義通州等處，京師震動。繼光條陳禦虜方略，部聽其議，奏命刊播中外，退寇若持左券，遂以將才紀錄，此爲初試之武功也。

次年，仍戍薊門，途次賦詩云：『楚雀聲中感慨深！郵亭午夢苦相侵。嬌啼不識彎弓客，飛過槐陰復柳陰。歧路驅馳報主情，江花邊月笑平生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多是橫戈馬上行。』自是以後，數十年中之生活皆馬上之生活也。時有人導以長生之術，繼光曰：『身爲司命，義在死邊，致身殉國，方爲將士之帥，若學長生，何以爲訓！』乃斥去之，不畏死，不貪生之心，油然而揭。時各大臣相率疏荐，山東直指劉瑤荐書云：

『青年而資性敏慧，壯志而騎射優長，胸衷富有甲兵，投筆深通章句。』兵科給事王德疏荐云：『究心雲鳥之陣，唾手汗馬之勞。膂力方剛，早已恥同流俗，志向堅定，今尤迥出尋常。』兵部主事計士元疏荐云：『留心韜略，奮跡武闡，管屯而俗弊悉除，奉職而操持不苟，才猶虎變，當收儒將之功。意氣鷹揚，可望千城之寄。』山東直指項廷吉疏荐云：『年資英敏，騎射優良，有慷慨不羈之懷，負勇往直前之氣。志存武舉，而略韜素明。職理屯田，而積弊盡革。即其施爲之勇，可覘樹立之功。』山東中丞王績書荐云：『才債出衆，騎射兼人，應武闡而每多中式，領民兵而頗服衆心，勇略獨冠羣英，志節更起流俗。』云云。此時繼光方二十四歲，即得如許要員之疏荐，非潛心於禮樂射御書數之藝，

有諸內而形諸外，烏得引起當國要人之重視？可見埋頭苦幹之生活，實飛黃騰達之基礎也。

二十六歲，督山東備倭事宜，是時也，拜十萬戶，總督三營二十四衛，備倭海上。適有舅行某任材官，以長輩不用命，繼光乃按例罰之，暮復脫冠罪己，偃偻而請之，其舅膝行而前曰：『知君執法令之嚴，而今後吾不敢逆命矣！』自是凡屬與戚氏有舊者，莫不私相勗勉，軍法嚴明，無有敢犯者，然而繼光之用心苦矣！今人之恃親而驕，倚權而縱者，以及任用戚黨而僨事者，處此國難時期，望以繼光爲法。

繼光備倭海上，有卽墨聞人某，肆螫鄉里，跋扈有年，鄉人屢訟於官，而官無如之何，及繼光至，聞其虐，而某聞人亦畏繼光之威，遂先逃。

去，繼光乃授法令人捕之而置於法。自是海上肅然，聞人者流相率歛迹，民怨得蘇，惟光所命，竟得指揮如意，而練士兵。昔孟子云：『爲政不難，不得罪於巨室！』戚氏竟反而用之，收效竟宏。孔子之誅少正卯，亦不是過。今則國難日深，而所謂聞人之流，到處皆有，司地方之責者，相與一氣，荼毒人民，爲叢驅爵，挺而走險，及陷於罪，從而刑之，以致民不爲用，怨氣沸騰。欲利用人民以紓國難，不亦難乎！深望以戚氏爲法也。

備倭公署有太平樓，北對三韓，東接三島，繼光日日觀望，籌擘邊防。元日賦詩云：『高臺元日一登游，東向扶桑送遠眸！岸隱潮聲連古戍，陽回春意滿芳洲。鯨波突兀遼山隔，螺島微茫海市浮。翹首五雲宮闕近，靈氛常映太平樓。』是歲奉詔赴浙，任都司僉事司屯局，臨行時

謂其弟繼美曰：『吾家東牟今七世矣……吾以君命出，弟以儒生霸，……貧無以爲產，奈何？當以先人之廬蔽風雨，以吾得之世俸佐饘粥。』叮嚀而去。世俸者，卽世襲所得之祿也。其友愛之情可見。

二十九歲，任浙江寧紹台地方參將，爲浙江制府胡宗憲所請，及到任，適汪直徐海率倭賊入寇，徐海爲胡宗憲誘殺，餘黨竄入高家樓，以三酋率領之。繼光率新兵倉卒迎敵，發三矢，殲其三酋。寇逃去。九月，龍山縉雲再捷。

三十歲條陳練士兵，是歲汪直據岑港，繼光謂其妻曰：『寇深矣！民多逃避，予身膺疆命，志在死綏，爾速徙居。』妻曰：『君能爲國死，妾卽不能爲君死耶？』卒不徙，然亦無害。語云：『能治其家者，方能治其

國，『繼光能感化十餘歲之弟婦，克和家室，又能使其妻甘與同死，潛移默化非一日矣。是不但長於治兵，且長於治家也。』

斯時也，中國有一絕大之紀念，即胡宗憲命戚繼光造鳥銃以教民兵，後日之平倭利器，實基於此。其推進火器之進步也有如此。

是歲四月，與倭寇戰於烏牛，大捷，爲繼光與倭賊正式開戰之始。戰後，有一兵持賊首求償，一兵追來撫首慟哭，謂爲其弟，爲賊傷未死，彼乃殺之，誣爲賊首以要功。繼光一訊而服，遂殺之。又有一兵持十五六歲童子首以要功。繼光審視罵曰：『赤子何罪，敢妄殺以圖功！』乃並殺之，以令於軍。自是無有敢妄殺者。而獻馘以求功者，無論多寡，繼光必親自審視。此役陣亡官兵，繼光親自爲之沐屍，分自己所服長短各

衣勻配以衣之，厚斂而祭之，撫棺痛哭，士卒感動，莫不願爲效死焉！繼光之軍中生活，不亦苦哉！

是歲五月，與倭賊戰於烏牛，又捷。

三十二歲，三月與倭賊戰於松浦，又戰於鑑溪，均大捷。

四月，與倭賊戰於連盤肯埠、章安、柵浦、桃渚、葛埠、梅澳等處，盡滅之。是役有一異驗，堪爲今世之迷信卜筮者戒。初，有嘉禾人陳文治者，以弄法遭謫戍罪，繼光視其人有書生氣，問所長，以長於演周易對，乃令卜出軍，連卜連捷，無一不驗，因以軍功陞副戎。時軍中以小諸葛視之；後以位高多金，竟行賂胡宗憲，冀取繼光之地位而代之。繼光知之，亦不咎。無何，因所守之黑谷爲敵所破，掩敗爲功，因被臺省所勘，死於